

二十个个月

馬爾夏克 著 戈寶權 譯



• 時代出版社 •

月 個 二 十

譯 權 寶 戈 著 克 夏 爾 馬



社 版 出 報 書 代 時

年 九 四 九 一



月 個 二 十

• 事 教 間 民 •

這篇故事是根據斯拉夫民族（斯洛伐克和捷克）的
民間傳說寫成的。

• 作者 •

你曉得，一年裏頭有幾個月？

十二個月。

它們的名字怎樣叫法？

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
十二月。

一個月剛剛結束，另一個月就馬上開始。像正月還沒有過去，二月就先來到，
或者五月趕過了四月這一類的事情，是從來沒有的。

各個月份一個接着一個地過去，它們從不會碰頭。

但是人們都說，在波希米亞的山國裏有一個女孩子，她曾經同時看見了十二個

月。

這件事怎麼會發生的呢？

原來是這樣的。

在某個小村子裏，住着一個惡毒而又吝嗇的女人，她有一個親生的女兒和一個前娘養的女兒。她非常愛自己的女兒，可是那個前娘養的女兒呢，怎麼樣都不能討她喜歡。無論她怎樣操作，結果都是不行；無論她怎樣努力，結果都不能中她的心意。

親生的女兒整天睡在被窩裏面，吃着甜點心，但前娘養的女兒，從早到晚連歇一會兒的功夫都沒有：一會兒去挑水啦，一會兒到樹林裏去檢枯樹枝啦，一會兒到河邊去洗衣服啦，一會兒又在菜園裏除雜草啦。

她知道冬天的嚴寒、夏天的炎熱，也知道春天的風和秋天的雨。也許，正因為這樣，她就能夠在一次上同時看見十二個月。

那是冬天的事。正好是正月。雪積得很深，要用鐵鏟才能把門前的雪除掉，而

在樹林裏和高山上，樹木都齊腰埋在雪堆裏，當風吹過來的時候，它們甚至都搖不動。

人們都坐在家裏，生起爐子來烤火。

就在這樣的時候，某一天黃昏，那個惡毒的晚娘打開了門，看一看雪風刮得怎麼樣，然後就回到暖和的爐灶旁邊，向那個前娘養的女兒說道：

『你到樹林裏去一趟，採一些白雪花』回來吧。明天是你妹妹的生日。』

這個女孩子就對晚娘看了一眼：是她在開玩笑呢，還是真要差她到樹林裏去呢？樹林裏面現在很可怕！在冬天會有什麼白雪花呢？無論你怎樣找尋，它們在三月之前是決不會長出來的。結果只有死在樹林裏，陷在雪堆裏。

妹妹就對她說：

『假如你死掉，連爲你哭的人都沒有。去吧，沒有花就不要回來。把這只籃子

○ 白雪花，俄文名字叫 Подснежник，英文名字叫 Snowdrop，直譯就是「雪下面的花」，這是種早春的植物，開着下垂的小白花或藍花，當雪一融化的時候就顯露出來，有時也會冒穿過白雪長出來。

拿去。」

這個女孩子只好流着眼淚，紮上一塊破舊的頭巾，走出了大門。

風把雪刮進她的眼睛，吹掉她的頭巾。她還是走着，竭力地把兩隻腳從雪堆裏拔出來。

四周愈來愈暗了。天空是黑色的，也沒有一顆星星看着大地，但是地面上却比較亮一些。這是因為白雪的原故。

現在到了樹林了。那兒已經完全黑暗——連自己的手都看不見。這個女孩子就坐在一株倒下的樹上，儘坐着。她想，無論在那兒凍死，橫豎都是一樣。

就在這時候，在遙遠的樹木中間突然閃耀着一朵小小的火光，好像是一顆星掛在樹枝上似的。

這個女孩子就站起身來，向那朵火光走過去。她陷在雪堆裏，從倒下的樹木上面爬過去。她心裏想：『只要那朵小小的火光不熄掉就好啦！』但是那朵火光並沒有熄掉，它倒是愈來愈亮了。現在已經可以聞到溫暖的煙氣，和聽到樹枝兒怎樣在



火裏面發出爆裂的聲音。

這個女孩子就加緊脚步，跑進樹林當中的那片空地。於是她在那兒突然站住。空地上很光亮，就像太陽照射着一樣。在空地的中央燃着一大堆野火，差不多一直要高達天空。在野火的周圍坐着許多人——有的靠近火，有的離火遠一些。他們坐在那兒，互相低聲交談着。

這個女孩子看着他們，心裏想：這是些什麼人呢？他們既不像獵人，也不像樵夫，他們都穿着得很好——有的是銀的，有的是金的，有的是綠天鵝絨的。

於是她就數了一下，一共是十二個人：三個年老的，三個中年的，三個年青的，而最後的三個——差不多還是小孩子的。

年青的都坐在火旁邊，年老的就遠一些。

突然間，一個老頭兒轉過身來——他的身材最高，長着很長的鬚鬚和濃眉毛——向那個女孩子站着的地方看了一眼。

她吃了一驚，想立刻逃走，但是已經太遲了。老頭兒高聲地問她：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女孩子把那隻空籃子給他看了一下，就說道：

「我想要採一籃子白雪花。」

老頭兒笑了起來：

「正月裏採白雪花嗎？你怎麼想出來的？」

「並不是我想出來的，」女孩子回答道，「是我的晚娘差我來採的，她還關照我，採不到花，就不准帶着空籃子走回家。」

這時候十二個人都望着她，並且互相交談起來。

女孩子站着、聽着，但是聽不懂他們的話，——好像這不是人在講話，而是樹木在喧嘩。

他們交談着、交談着，最後都沉默了。

那個高個子的老頭兒又轉過身來問道：

「假如你找不到白雪花，那你將怎麼辦呢？它們在三月之前是不會長出來的。」

「那我就留在樹林裏，」女孩子說道，「我要一直等到三月來臨。我寧可凍死在樹林裏，總比沒有白雪花跑回家去要好得多。」

她說完話，就哭起來了。

突然間，十二個人當中的一個人，是個最年青而愉快的小伙子，一邊肩頭上披着皮衣裳，站起來，走到老頭兒面前去：

「正月老哥，把你的位置讓給我一小時吧。」

老頭兒摸了一摸自己的長鬚鬚，說道：

「我可以讓，但是三月從沒有在二月之前來過。」

「好吧，」另外一個滿臉長着毛髮和披散開的鬚鬚的老頭兒轉過身來說道：「讓吧，我不會爭執的！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女孩子很清楚：不是看見她在冰洞旁邊提着水桶，就是看見她在樹林裏揹着一捆木柴。對於所有的月份，她都是我們的自己人。我們應該幫助她。」

「好，就照你說的吧，」正月說道。

牠用自己的冰杖敲了一敲大地，就唸起咒文：

嚴寒，不要在禁地的松林裏，

再把樹木凍得發出破裂聲吧，

不要再咬去

松樹和白樺樹的樹皮吧！

你們把鴉雀

已經凍得夠可憐啦，

你們把人們的住所

也凍得夠冰冷啦！

老頭兒不響了，樹林裏也變得靜寂無





聲。樹木不再因為嚴寒而發出破裂的響聲，白雪也開始像大塊柔軟的棉花，成堆地掉下來。

「好，現在隨到你來啦，老弟。」正月說了之後，就把手杖交給自己的兄弟二月。

二月敲着手杖，搖着鬍子，低聲唱道：

風呀，暴風呀，颶風呀，

你們儘力地吹吧！

旋風呀，吹雪呀和暴風雪呀，

在夜晚時刮起來吧！

你們在霧裏高聲地號叫，

你們吹過大地。

讓雲像白蛇一樣地

在田野裏奔馳吧！

當他才把話講完，潮濕的狂風就在樹枝中間喧響起來。雪花飛舞着，白色的旋風刮過大地。

二月又把自己的冰杖交給了小弟三月，說道：

「現在臨到你了，三月老弟！」

小弟弟拿過手杖，就用它敲着地面。

那個女孩子一看，這已經不是冰杖了。這是一根大的樹枝，上面全蓋滿了綠





就好像有人把它們敲碎一樣。

雲飛得更快，

天變得更高，

麻雀在屋脊上

更愉快地喧叫。

芽。

三月用他孩子的聲音大笑着，並且響亮地歌唱着：

雪已經不再是從前的樣子了——

它們已經在田野裏發黑啦。

湖上的冰已經裂開，



幽徑和小路。

冬天一天地露出黑色來。

柳樹樹上的白花。

像銀子一樣地閃着光。

奔流吧，水潭呀！

高漲吧，水潭呀！

蟻蟻們，在冬天的寒氣之後，

一齊爬出來吧！

大熊穿過了

森林中倒下的樹木。

鳥兒們都開始唱歌。

白雪花也盛開啦。

女孩子甚至還拍起手來。那些高的雪堆到那兒去了呢？那些掛在每一根樹枝上的小冰柱到那兒去了呢？

在她的腳底下，是融了雪的柔軟的大地，可愛的春天的太陽正從天空向下望着。四周圍有水在滴下來，在滾流着和喧響着。樹枝上的綠芽都脹開了，最初的綠葉已經從暗黑的苞皮裏探出頭來。

女孩子看着——真是看都看不盡。

「你爲什麼儘站着呢？」三月對她說。「趕快吧，我的哥哥們只給我們一小時的時間呀！」

女孩子醒悟了之後，就奔到樹叢裏去找白雪花。它們隱隱約約地，在矮樹叢下，在石頭底下，在小坡上，在小坡下，無論你看到那兒，到處都有！她採了滿滿的一籃子和滿滿的一圍裙，——就又趕快走回燃着野火和十二個弟兄們坐着的那塊



空地上。

野火早已沒有了，弟兄們也不見了。空地裏還是明亮的，只是不像從前一樣。這不是因為火光，也不是因為太陽，而是因為高掛在樹林頂上的圓圓的月亮。

女孩子很難受，因為沒有人她可以感謝，就只好奔回家去。月亮也跟在她後面漂浮着。

她並不覺得她腳下面的土地怎樣，就一直奔到自己的門口——但當她一跨進門口，窗子外面就又重新刮起冬天的雪風，而月亮也躲到雲裏面



月 六

晚娘和妹妹都驚訝地叫起來：

「你在那兒採到它們的？」

女孩子就把一切經過都告訴了她們。她們倆個人聽着，搖着頭——半信半疑。她們不敢相信，但是長凳子上的的確確放着一大堆的新鮮的、天藍色的白雪花。並且它們還發散着三月的香氣呢！

晚娘和自己的女兒互相看了一眼，又問道：

去了。

「喂，怎麼樣？」她的晚娘和妹妹就問她：「已經回來啦？白雪花在什麼地方呢？」

女孩子什麼都沒有回答，就把圍裙裏面的白雪花撒在長凳子上，把籃子放在旁邊。

「那些月份沒有再給你什麼別的東西嗎？」

「我沒有再向他們要什麼。」

「你真是個傻瓜！」她的妹妹說。「人難得在一次上見到所有十二個月，而你除掉白雪花之外，就什麼也沒有要。哼，假如我是你的話，那我就知道要些什麼東西了。向這一個月要甜甜的蘋果和梨子，向另一個月要成熟的草莓，向第三個月要白色的麻菇，向第四個月要新鮮的黃瓜！」



月 七

「聰明的女兒！」晚娘說道。「在冬天，草莓和梨子都是無價之寶。假如我們把它們賣掉的話，那我們可以賺多少錢呀！而這個傻瓜頭只採了些白雪花。親女兒，穿得暖和一些，馬上就到樹林裏那塊空地上去。雖然他們有十二個人，而你只是一個人，他們也欺不了你的。」



月 八

「他們怎麼能欺我！」女兒答道，這

時她已經把手伸進衣袖，披上頭巾。

母親就跟在她後面叫道：

「戴上手套，扣好皮大衣！」

但她的女兒已經走出大門了。她一直

奔向樹林裏去。

她順着她姊姊的足跡，急急忙忙地向

前跑。她心裏想：「趕快走向那塊空地吧！」

樹林愈來愈密，愈來愈暗了。雪堆也愈來愈高，倒下的樹木像高牆一樣地擋着。

「哦，」晚娘的女兒想道，「爲什麼我一個人要到樹林裏來呢！這時候應該在家裏躺在溫暖的床上，而我却走着和凍着。可能將在那兒死掉！」

當她這樣想着的時候，她看見遙遠的地方有一朵小小的火光，好像是一顆小星

星掛在樹枝上一樣。

她就向這架火光走去。她走着、走着、走到了那塊空地。在空地中央燃着一大堆野火，在野火周圍坐着十二個兄弟，是十二個月。他們坐着，低聲地互相談着。

晚娘的女兒走到火旁邊時，並沒有行禮，也沒有說什麼請安的話，就找了一塊較暖的地方坐下來烤火。十二個弟兄都一聲不響。樹林裏異常寂靜。突然間，正月

用手杖敲着地面：

「你是誰？」他問道，「你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家裏來的，」晚娘養的女兒回答道。「你們給了我的姊姊滿滿一籃子白雪花。我是順着她的腳跡走來的。」

「我們早就認識你姊姊，」正月說，



月 九



月 十

「而你，我們連看也沒有看見過。你爲什麼到我們這兒來？」

「來要禮品的。讓六月爲我裝一籃子草莓，愈大愈好。七月呢，給我新鮮的黃瓜和白色的麻菇。八月呢，給我甜甜的蘋果和梨子。九月呢，給我熟了的胡桃……。」

「等一等，」正月說，「夏天沒有在春天之前來過，春天也沒有在冬天之前來過。現在離六月還遠得很呢。我現在是樹林裏的主人，我要在此地統治三十一天。」

「噢，你是怎樣一個急性子的人！」晚娘的女兒說。「我並不是來找你的，從你那裏，除掉白雪和寒霜之外，是什麼都希望不到的。我要找夏季的幾個月。」

正月皺起眉頭來。

「趁冬天的時候來找夏天！」他說道。



月 一 十

他揮了一揮闊的衣袖，樹林裏就刮起了一陣大風雪，從平地一直到天空，——蓋沒了所有的樹木和十二個弟兄坐着的那塊空地，穿過白雪再也看不見火光了，只聽見好像火在什麼地方呼嘯着，發出破裂聲，熾燃着。

晚娘養的女兒大吃一驚。

「停住！」她叫道。

但那又有什麼用！

雪風捲刮着她，迷了她的眼睛，使得她透不過氣來。她倒在雪堆裏，被雪蓋沒了。

晚娘始終在等着，等着自己的女兒，她一會兒看看窗外，一會兒奔到門外，——只是看不見她。於是就穿得暖暖的跑到樹林裏去。在這樣的大風雪和黑暗中，



月 二 十

個孩子。

大家都說，在她房子的近旁，有一個花園，那是世界上從未見過的一座驚人的花園。在這座花園裏，花比其他的地方開得更早，草莓成熟得更快，蘋果和梨子也長得更快。炎熱的時候那兒陰涼，大風雪的時候那兒安靜。

人們都說，這家女主人曾經有一次在十二個月那裏做過客。

誰曉得——也許真有過這樣的事呢。

怎能在森林裏找到人呢？

在她還沒有凍死之前，她走着、走着，尋找着、尋找着。

這樣他們兩個人就都留在樹林裏等待

夏天。

而那個前娘養的女兒呢，她在世上活得很久，長得很大，嫁了人，還生了好幾





C. Магмак

16/15 1947г.

Москва.

關於作者

在蘇聯，差不多沒有一個小孩子不知道沙摩伊爾·馬爾夏克 (Samuil Marshak) 這個名字，因為他給他們寫了無數迷人的詩歌、故事和劇本。現在他已是六十歲的高齡了，但他還是充滿了無限的童心，在不斷地為孩子們寫作。

講起他的一生，特別是他的童年，也是非常有趣的，他於一八八七年生在伏羅內日附近的一個小城裏，父親是一個不知疲倦地力工作的化學家和發明家，在一家

工廠裏服務。他從童年時起，就熱愛文學，閱讀希臘羅馬的古典作品，十一歲的時候，就已經翻譯古羅馬的詩人荷拉士的頌歌了。

這位小馬爾夏克的天才，並沒有長久地被埋沒着。在一次兒童的游藝會上，他朗誦了自己所寫的詩歌，立即引起一位善心的醫生的驚訝和注意。這位醫生看出了他稀有的才能，答應要好好培植他，使他有一個好的前程。在這個醫生的幫助之下，他就啓程到彼得堡去，住在著名的藝術愛護者金斯堡男爵家裏，並進了當時的一所貴族學校，和貴冑子弟們一起讀書。一九〇二年夏季當他十四五歲時，他又先後遇到了兩次好運，認識了史塔索夫和高爾基。史塔索夫是位著名的藝術批評家和鑑別家，當他第一次見到馬爾夏克時，他就把他帶到書店裏去，買了全套精裝的俄國文學名著送給他，還又寫了一封信告訴托爾斯泰，說他發現了一個奇蹟的孩子。同年夏天他又在史塔索夫的消夏別墅裏見到了高爾基，並以自己的詩作和譯詩，震動了所有當時在座的人。高爾基看見他身體不好，就把他帶到南俄克里米亞的雅爾泰去休養，一九〇五年革命後才回到彼得堡。

馬爾夏克的童年是在幸福中度過的，但接着來臨的就是不幸的日子。史塔索夫逝世，高爾基亡命國外，馬爾夏克就開始爲雜誌寫稿，自己來維持生活。當他積蓄到一百五十盧布時，他就從奧德薩出發，到敘利亞和巴力斯坦去旅行，後來又到了英國，在倫敦大學讀書，研究英國的文學和詩歌，直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才返俄國。

當蘇維埃政權成立最初的幾年當中，他在南俄克拉斯諾達爾一家報紙工作，開始爲兒童寫作。一九二一年回到彼得格勒時，就專心從事創作兒童文藝作品了。他很多著名的兒童讀物，都是在這以後寫成的。他開始用一種新的方式來寫兒童讀物，並培養兒童心中的一種新的感情。他的作品不只是到處被孩子們閱讀、朗誦、同樣也搬到舞台上，使他變成爲蘇聯孩子們最敬愛的一位作家。此外馬爾夏克還又繼續翻譯英國詩歌，在蘇德戰爭期間，又專爲「塔斯社之窗」（是一種大的招貼畫的名稱），寫各種辛辣的諷刺德寇的詩歌，爲祖國勝利的事業，貢獻出他自己的力量。

作爲一個文藝工作者，馬爾夏克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既是詩人，又是翻譯家；既是兒童文學作家，又是劇作家。他的作品也是多方面的：在翻譯方面，他所譯的英國詩歌與民謠最爲著名；在兒童讀物方面，像快樂的日子、故事、詩歌與謎語集、活的字母等，都是蘇聯兒童最熟悉和最愛讀的書；在劇本方面，他爲兒童所寫的劇本十二個月，曾得過史大林文藝獎金。至於此地所譯的這篇故事，就是這個劇本最初的原型。

С. Маршак

ДВЕНАДЦАТЬ МЕСЯЦЕВ

Перевод Гэ Бао цюань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9

十二個月

原著者 馬爾夏克

翻譯者 戈寶權

發行者 羅果夫

總經售 時代書報出版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

電報掛號：華文（五七〇〇四四）

西文 PPOCHPUBCO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版（4000冊）